



TUO FENG
SHANG
DE YUN



27
34

驼峰上的云

纪征民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82号)

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呼和浩特市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4 字数:73千 插页:2

1984年4月第一版 1984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500册

统一书号:10089·272 每册:0.45元

目 录

终于有了这一天·····	1
写在三月的诗·····	4
捏着火，拉着电·····	7
口哨·····	9
乡思·····	11
新婚·····	13
师傅·····	15
引爆前·····	24
摇篮小调·····	26
阳台对酌·····	28
记一个矿工的死·····	30
追念·····	32
青春泪·····	34
父与子·····	42
上学路上·····	44
卖菜人·····	45

市委书记·····	47
房产证·····	48
妻子篇·····	50
在城郊·····	53
红晕·····	55
我的心·····	57
笑·····	59
深秋·····	61
我喜欢蓝色·····	63
赠友·····	66
秋歌·····	68
诚实·····	72
记忆·····	74
西安访古·····	76
到草原·····	80
锡林浩特·····	82
在边墙前·····	85
礼帽·····	87
一幅图象·····	89
听歌·····	90
慈母·····	92
在沙漠里·····	94

生活之歌·····	96
岩鹰·····	98
致一位建筑师·····	100
战士的菜园·····	102
送水·····	104
驼峰上的云·····	106
献给母亲的哀歌·····	109

终于有了这一天

终于有了这一天，
我喜欢到街头去散步。

终于有了这一天，
我不再躲在斗室里，和妻子
悄悄地说着怕人听到的话，
或者拚命地抽烟，
苦苦地吟着《离骚》，
苦苦地品味古人的心。
——为忘却现实的痛楚。

终于有了这一天，
我可放心地留连在街灯下：
看孩子呀呀地跟着妈妈学步，
听下夜校的青年用外语唱歌，
即或还有闲荡的少年，

那尖厉的口哨已变得低沉，
——他们已感到压力，感到羞辱。

终于有了这一天，
我爱立在路边看上班人的面孔；
有了奔头到底不一样，
一张张生动，充实，
加上时兴得体的服装，
象刚出版的书，
——漂亮，叫人耐读。

终于有了这一天，
我愿到所有的街巷，象看新媳妇，
去看新开的铺子：
鉴赏新到的家具，选购鲜嫩的菜蔬……
更爱听他们一声声叫卖，
象听李谷一演唱，
——心，甜畅而满足。

终于有了这一天，
我看塔式吊象看魔术师表演：
在大街小巷，在延伸的城郊，

叠起高楼的峡谷；
象听到春鸟生儿育女的叫声，
我为所有将要得到新房的人
——从心底发出欢呼。

终于有了这一天，
我随时愿同朋友到酒家畅饮：
尽管我们还有很多忧虑，
但毕竟摆脱了无望的痛苦；
我们酒酣气扬，高高兴兴唱歌：
“到处在抽芽、开花、长叶，
——生活呵，象春天的大树……”

啊，终于有了这一天，
我喜欢到街头去散步……

1981年9月9日，包头

写在三月的诗

一

我要给三月大写一个：绿！

——用万千镐尖、万千耒耜，
用驼峰、雁翅、飞转的轮子，
用死去的林莽、枯灭的小溪，
用屈子佩剑、鲁翁的笔，
用张衡的发明、陈景润的苦思，
用五千年迂缓而结实的步伐，
和现代文明最新的传奇……

呵！我大写一个：绿！

二

我要给三月大写一个：绿！

——在苍莽的高天、辽远的戈壁，
在圆明园的废墟、“大跃进”的余烬，
在布谷争唱的田头、汽笛欢叫的工地，
在苏武从军走过的古道，
在艾青流放的伊斯腾河流域，
在每一个悲愁、欢乐、游移、转折，
和每一个从三月复苏的呼吸……

呵！我大写一个：绿！

三

我要给三月大写一个：绿！

——写冰凌炸裂、桃汛漫堤，
写岩缝小花、少女隐秘，
写高山、大河、桥梁架设，
写“莺飞草长”——古歌的复活，
写伤疤愈合——道德的胜利，
写孩子庄严的敬礼、老人安详的笑，
写到处是青青之痕、蒙蒙生机……

呵！我大写祖国，大写一个：绿！

1982年3月 包头

捏着火，拉着电

捏着火，拉着电，
刺啦啦，她在焊。

不！此刻她仍是女儿家，
象她的母亲在缝连。

——缝连什么呢？
钢铁吗？桁架吗？
不，生活远非这么简单！

此刻，她不象我的女儿了，
倒象位圣母，
满身扑朔着光环；
她用焊条给我启示：
学它吧，把自己烧完……

——为了什么呢？
爱吗？幸福吗？
不！写进历史
是无私的奉献……

1982年夏 包钢

口 哨

他爱吹口哨。
尖尖的、沉沉的：象支进行曲。
往复、执着，
吹着一个调。

干活时，他吹着……
小憩时，他吹着……
——伴着汗滴、伴着心跳，
伴着不熄的炉火的燃烧。

——吹的什么呢？
谁知道！
人生呵，各有自己的号子，
声声高唱，摇着自己的舟棹。
他傻里傻气地年轻过，
他傻里傻气地大干过；

他用傻里傻气的固执，
垒砌对祖国的爱和青春的富饶。

他不识肥裤褪包脚跟的风流，
他不会小步舞快节奏的颠摇，
他的快乐是固守傻气，
对于得失，他只是吹着口哨。

他吹着，吹着，
尖尖的，沉沉的：象支进行曲。
不！那是他生命的号子，
不为岁月剥蚀，穿越岁月波涛。

1982年深秋，包钢

乡 思

这开着小花的浅草地，
每天都给他一片露湿的乡思。

每天他都来徘徊漫步，
每天他都来谛听寻觅：
他似乎看见老哈河碧绿的水波了，
额吉洗着羊毛唱着牧歌，
伴和着马驹子野性的嘶鸣；
远处是奈曼山幽蓝的影子，
那里有他远去的童年，
有温驯的山鸽，金黄的山菊……

时代改变了他的命运，
时光如流，只有乡思不去：
无论挥钎炼钢，
无论举杯唱叙，

他都看见额吉，看见故乡，
看见额吉奶桶里颤抖的晨曦……
乡思是他爱的经纬，
乡思是他生命的基石。

每天他都来拾取一片乡思，
为新一天的开始……

1980年春暮，包钢